

## 父亲,照亮我人生的那束光

□ 黄秀娟

时光仿若指尖轻触的流沙,于悄无声息间缓缓流逝,转眼间,父亲离开我们已三载有余。这三年的悠悠岁月,犹如一部无声的影片,经常勾起我心底对父亲的深切怀念。在无数个瞬间,我都萌生出想要书写关于父亲回忆的念头,可每当我怀揣着满心的思绪,徐徐提起笔,往昔与父亲相伴的每一幕,便如决堤的洪流,汹涌着,不受羁勒地在我的脑海中肆意翻涌。那些曾经或温暖或平淡或刻骨铭心的生活片段,宛如灵动的电影画面,一一鲜活地浮现于眼前。刹那间,泪水迅速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的手,也在如海啸般汹涌的情感冲击下,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,仿若被无形的巨石所压,沉重得难以让笔尖平稳地落在纸面,致使我一个字也难以写出来。

在岁月这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里,对父亲的思念,恰似一颗深埋地下的坚韧种子,从未因时光的冲刷而有丝毫褪色,反而在心深深扎根,随着时间的推移,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,最终枝繁叶茂,撑起一片满是回忆的天空。

父亲的童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。父亲五岁那年,爷爷骤然离世,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奶奶柔弱的肩上。父亲和大伯,与奶奶相依为命,在风雨飘摇中艰难求生。因为家境贫寒,父亲连初中都没读完就无奈辍学,可生活的磨难并没有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父亲凭借着勤劳的双手和聪慧的头脑,努力撑起一个家。他是个天生的实干家,无论是繁重的农活,还是精细的编织活,木工活他都得心应手,样样精通。最让我钦佩不已的是他自学会计知识,那一手算盘打得极为娴熟,算出的数据又快又准。在那个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,村里的各项数据,经父亲拨打算盘,都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年幼时,父亲在镇上的粮所工

作,这份安稳的工作,让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盼头。然而,遇上体制改革,粮所进行人员裁减,父亲成为被裁的一员。但父亲并未被生活的挫折打倒,回到村子后,凭借着自身的威望和出色的能力,他被乡亲们推选为村长。当村长并没有工资,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父亲除了尽心尽力处理村里的大小事务,还干起了杀猪卖猪肉的营生。每天凌晨四点多,当整个世界还沉浸在梦乡之中,父亲便已起床,前往食品站或农户家杀猪。冬天,寒风凛冽,父亲不惧严寒,骑着自行车,早早赶到食品站,开始一天的忙碌。杀完猪后,他又马不停蹄地将猪肉拉到档口售卖,这一坚持,就是十多年。

父亲年轻时思想觉悟就很高,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做人做事都坚守原则,因此经常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。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,年已八十,行动已极为不便,党龄五十多年的父亲,无法再去参加党员大会。村书记亲自上门,将党员纪念章送到父亲手中,这是对他多年来坚守党性的肯定与赞誉。

父亲在村里德高望重,村里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,村民们都会请父亲去帮忙,他总是欣然应允,热心地为大家操持。父亲还有一手精湛的厨艺,四邻八乡有人办喜事,都会来请他当厨师。他们会提前几天请父亲写好菜谱,自行购买食材,在办喜事的前一天,父亲便会前往主家,精心准备酒席菜肴。他做的菜肴美味可口,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扬。

父亲一直热心助人,后来被推选为村委会治保主任,从此便一心扑在村委会的工作上,彻底放下了杀猪卖猪肉的营生。村委会的工作繁杂琐碎,那时农民还需要缴纳公粮,父亲用他熟练的算盘技能,帮村民把公粮数据处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村民们对他十分感激。刚担任治保主任时,父亲积极帮助

邻村个别好吃懒做、不务正业、偷鸡摸狗的年轻人改正错误。他总是耐心地劝导他们,用自己曾经苦难的人生经历去感化他们。在父亲的努力下,那些年轻人纷纷改邪归正,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人,勤恳努力地工作,各个村子的治安也越来越好。邻里之间发生纠纷,村民们也会请父亲去调解,他处理过的问题总能让大家心服口服,避免了村民邻里间的矛盾冲突。父亲还被邀请到市里作工作经验介绍,成为村里的骄傲。

基层干部的工资微薄,为了支持我和哥哥读书,父亲在村委会工作之余,还开了榨油行,坚持了两年。后来因为榨油工序繁琐,忙不过来,便不再做这一行,转而购置了碾米机。每天,他都会在去村委会上班前或下班后,帮村民碾米,赚取一点加工费,以此供我和哥哥读书。父亲始终坚信,知识能够改变命运。他常对我们说:“我年轻时因为家境贫穷辍学了,希望你们能勤奋读书,将来成为受人尊敬的老师或医生。”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,我和哥哥,最终都踏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。每当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充满求知欲的面孔,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。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远见卓识和辛勤付出,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。

在父亲心中,知识拥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,这种信念不仅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,对孙辈亦是如此。哪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意识已经模糊不清,却仍牵挂着孙辈们的学业。离世前一个星期,当他在视频通话里看到远在安徽读大学的外孙女时,眼中瞬间有了光亮,他用极其虚弱的声音,一字一顿地叮嘱外孙女要勤奋读书,将来为社会做贡献……那颤抖的声音,承载着他一生对知识的尊崇和对晚辈的殷切期望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年9月1日开学的日子,大雨倾盆而下,父亲披着雨衣,骑

着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,送我去学校。那时我住校,衣物和生活用品只能装在一个简陋的小木箱里,因为经济拮据,根本买不起皮箱。父母为了不让木箱被雨水打湿,特意找来几个洗净的化肥塑料袋,一层又一层,仔仔细细地将小木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途中,有村民看到我们在风雨中艰难前行,忍不住调侃:“这么大的雨送你家千金上学呀!”父亲只是微微一笑,语气坚定地回答:“孩子上课不能耽误。”雨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滑落,可他的眼神中满是对我未来的期许。

父亲的爱,如涓涓细流,悄无声息却又影响深远。然而,命运无情,病魔渐渐吞噬他的生命。父亲离世前一天,我来到他身边陪伴他。他静静地躺在床上,面容憔悴枯槁,已无法进食。我坐在他床边,轻轻握住他那满是老茧的手,哽咽着说:“爸爸,我来看你了,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”他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重重地按了两下我的手,泪水从他紧闭的眼角缓缓流出。他已虚弱到无法睁眼,更无法言语,但我知道,那泪水里饱含着他对我的不舍与牵挂。

由于我当时教毕业班,每次都陪伴他太长时间,便匆忙往学校赶。在返程的路上,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,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晚上,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凌晨五点,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,我心里一震,那是我最不想听到的消息: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一刻,巨大的悲痛将我彻底淹没,我深知,生命中那个最温暖的依靠,已经永远地离去了。

父亲,您就是那束在我生命中从未熄灭的光,在我成长的每一段旅程中,照亮我前行的道路,驱散我心中的阴霾。您的光芒,永远会在我心中熠熠生辉,引领着我,坚定地走向未来,无惧风雨,无畏坎坷。

## 我的父亲

□ 侯楠

学过朱自清的《背影》,读过林语堂的《童年》,看过汪曾祺的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,亦拜读过无数有关父亲的诗歌、散文,惊诧于笔者们描写父亲时的细腻、真实、深刻,心底常怀钦佩之情。我常常暗自思忖,如若让我提笔作文,我恐怕是要踌躇不前的。

写作数十载,写过的主题已难一一细数下来。然每每闲时,总会像回顾过往般翻看旧作,虽未有惊世骇俗之文,却始终笔耕不辍。遗憾的是,洋洋洒洒数百篇,却极少提及父母,断不是因为父母不重要,而是他们的故事太多,与我的情感又太深,而我的笔力又太浅,因此,从未敢轻易提笔。

人到中年,想要记录下的人愈发多了起来,父亲便是其中之一。父亲的身材不算魁梧,总是梳个大背头,年轻时的他,用“年轻气盛”“疾言厉色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。说话时高亢的语调,做事时麻利的作风,操持家务时勤奋的态度,颇得长辈的欢心。若说有什么不足,恐怕就是那如疾风骤雨般的暴躁脾气。偶与母亲争执,他总会把情绪快速宣泄出来,声震屋瓦,母亲则时常忍让不语,任由父亲说道。儿时,每每见此情景,心中便生出了几分惧惮。

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,父亲似乎稍微收敛了锋芒,与母亲争执的次数也少了许多。那时候的我,每日都要骑十几公里自行车上学。每天清晨,父亲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,把我的自行车推到院子里,检查链条、擦拭灰尘、充好轮胎的气,而后便给我煮好热气腾腾的早餐,才唤我起床。父亲从未说过一句心疼女儿的话,但他的每一个举动,分明都是对女儿最好的守护,心中的惧惮也悄然消失不见了。多年以后,邻居婶婶们提起来,总会把父亲的周到体贴挂在嘴边,总笑说父亲颇有些“女儿奴”的架势。

于旁人而言,父亲更多是严厉的形象。曾经担任村干部的他,骨子里自带了一种威严,说话做事,雷厉风行,虽未受过高而深的教育,处理事务却总是头头是道,条理分明。纷繁复杂的人与事,他总能掌控驾驭得极好。村干部的工作,父亲一做,便是几十年,母亲常常抱怨父亲微薄的薪水,可父亲却始终心系村民,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走在田间地头。

那些为村民奔波的日子,渐渐成为父亲生活的底色。偶然有几次,父亲回忆起自己经历过的贫困童年,还有一段段艰辛的岁月——小年纪不仅要干许多的农活,还要负责照顾兄弟姊妹,常常吃不饱、睡不好。卷过烟、榨过油、干过木工、搞过工程……生活的磨砺,让他的手掌宽厚、指节粗大,布满了老茧。儿时,每每听到父亲提起的悠悠往事,总觉得父亲是个强悍可怕的“多面手”。兴许是苦难的经历,使得父亲养成了极为节俭的生活习惯,有时候抠门得不像话,也许是不愿意出去花钱的缘故,让父亲有了烧得一手好菜的本事。年轻时,母亲是极少下厨房的,反倒是父亲,总忙碌在灶台边,飘香的鸡肉、粉蒸肉,爽口的海参、鱿鱼,媲美大厨的猪红煲、糖炒面……父亲的拿手菜,断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得尽的。

不知从何时起,父亲的背开始变得有些佝偻,头发也早已花白,唯有那个大背头依然一丝不苟。有时候我看见父亲抱着我的女儿坐在藤椅上,轻声细语地跟她说话,那对于孙辈的温柔与呵护,时光仿佛倒流,我又看见了父亲当年“女儿奴”的模样。时间反反复复提醒,我的父亲已经慢慢老去。可是父亲对于孩子们的爱,却始终不曾减少半分。

父亲的爱,是清晨检查过的自行车链条,是提前煮好的热气腾腾的早餐,是离家时站在门口长久不舍的张望,是岁月无法轻易冲淡的牵挂。这些细碎的画面,拼凑着我的父亲最朴实的形象。如今,我也为人父母,我才渐渐懂得,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爱,往往藏在最平凡的细节里。父亲用他特有的方式,在我人生路上的每一个路口默默守护,不张扬,不矫饰。

## 身披月光的父亲

□ 蒋夏溪

提及父亲,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些月色如水的夜晚,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柔和的月光下。

有次,我从城里回乡下,因为塞车,直到凌晨才到家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的路上时,远远地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。清冷的月光洒在父亲身上,勾勒出他略显佝偻的轮廓。父亲并不高大的身躯在月光下像一座沉默的山峰,他的头发已大半花白,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芒,如同蒙上了一层霜雪。父亲的眼眸里透着满满的父爱,正满怀期待地望着我归来的方向。他微微眯着眼睛,努力地张望着,脸上写满了焦急与期盼。

我加快脚步,走到父亲身边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。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,眼中满是关切,说道:“回来就好,累了吧?”然后默默地把我的行李接了过去。

小时候的我在村子里上小学。每天下晚自习,父亲都会站在村口接我。那时候的日子简单而快乐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奔向父亲的怀抱,感受着他身上的温暖。

一个晚上,我因为和同学去玩,忘记了时间,很晚才回家。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向村口时,远远地看到父亲站在夜色里。

同样,清冷的月光洒在他身上,为他披上了一层银辉。他静静地等待着,没有一丝责备,只有满满的担忧。他双手交叉放在身前,时不时地踮起脚尖张望,眼神中满是焦急。当看到我时,他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,快步向我走来,说道:“下次可别这么晚了,让人担心。”那一刻,我心中充满了愧疚,也深刻地体会到了父爱的深沉。

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,每天都披着月光出去,披着月光回来。他为了我们这个家,不辞辛劳地劳作着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总是早出晚归,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,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还未洒向大地时,父亲便已经出门了。他的身影在晨曦中渐行渐远,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忙碌。而到了夜晚,当月亮高悬在天空时,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。他的脸上写满了疲惫,但眼神中依然闪烁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我们的爱。

父亲的爱就像那清冷的月光,虽然不那么耀眼,却始终陪伴着我们,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。那披着月光的父亲,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。他的爱如月光般温柔而深沉,陪伴着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



盈白如珠,幽香袭人 瑞丽摄



扫码关注  
快捷投稿



### 第五十三章

-1-

江南市城区不大,流花江畔的居民们朝夕相见,任何小道消息不消半日就能传遍全城。大年初三公安局那桩惊天投毒案,当天就在街头巷尾传得沸沸扬扬,还衍生出了各种离奇版本。

有人说这是江南市严打“毒瘤”惹来的报复,毒贩买通了公安局的厨师下毒;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,事发全因公安局内斗,为了争权夺利而投毒欲置对手于死地;还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根本没有人在中毒,其实是禁毒人员设的局,故意放出假消息迷惑麻痺毒贩,然后瞅准时机一网打尽;最离谱的说法是毒贩头目被抓后,手下持枪强闯公安局救人,双方还发生了激烈枪战,说得有鼻子有眼。

这些坊间传闻如同春日柳絮,飘进了罗为民的耳朵。身为始作俑者,他原本心如明镜,但架不住谣言四起,加上他生性多疑,一想到案发至今还未收到刘宏宏的消息,他便愈发坐立不安,决定亲自去医院探清情况。这天伪装成病人混进市医院后,他在卫生间里从随身携带的黑塑料袋中取出白大褂、医生帽、口罩和听诊器,迅速改头换面。

乔装完毕,罗为民来到住院部二楼肠胃科。走廊里,一个住院的老头在溜达。罗为民立即装出医生样,主动迎上去嘘寒问暖:“老人家,今天感觉怎么样?”他扶住老头的胳膊,声音透过口罩显得格外温和,“血压还稳定吗?”老头满脸感激,同他絮叨起了病情。

罗为民一边搀扶着老头沿廊道散步,一边有一嘴没一嘴地应和着。实际上,他根本心不在焉,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走廊两侧的病房上。

当日光扫视到走廊尽头那间单人病房——门口拉着警戒线,还有两名便衣警察

正在警惕地守卫。罗为民暗自冷笑:看来刘宏宏确实没死,至于那些参会人员应该已命丧黄泉。

自认已掌握了情况,罗为民找了个借口放下那老头,准备撤离。谁知世事就是这般巧合,就在他往楼梯间走去时,竟迎面遇上前来探望刘宏宏的刘方。

作为这位树脂总厂副任的前任领导,罗为民深知刘方对自己的熟悉,唯恐被认出赶紧低下了头,避免与其四目相对。而从刘方身侧走过的那一瞬,他感觉刘方明显怔了一下,吓得他当即几个大步往楼道拐角处隐去。

匆匆出了医院,卸下一身伪装的罗为民直接回了树脂总厂干部楼的家。刚踏进家门,客厅里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“老厂长,是我,松东啊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张松东热络的声音,“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。前些天朋友送了幅张旭的墨宝,我想请书记帮忙掌掌眼,您看能否牵个线?”

罗为民听得眉头微皱。本就是江南市书法界数一数二的行家,他比谁都清楚“草圣”张旭真迹的珍贵程度——那可是与李白诗歌、裴曼剑舞并称“唐代三绝”的顶级文物,市面上流通的十有八九都是赝品。

虽心持怀疑不屑,但他仍语气热忱道:“松东呀,你道行不浅啊!张旭的墨宝都能弄到手,实在是可喜可贺!约请书记的事,我一定尽力……”

挂断后,罗为民立即拨通许东家的号码。这个电话他其实也想打的——借着张松东品鉴墨宝为由头约见许东,正好可以探听一下市里对投毒案的调查进展,以及后续禁毒工作的口风。

## 也经

■ 阿明

“喂,罗厂长啊?”接电话的是许东的爱人,做医生的小郭。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惊讶,“您可真是赶巧了,老许都好几天没着家了,这才刚进门呢。”接着就听见她转头喊道:“老许!罗为民找你!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,随即响起许东略显疲惫的嗓音:“老罗你是真会算时候啊,有什么事吗?”

“老领导,”罗为民立刻换上恭敬的语气,“好久没见您了,实在想念。我和松东、涛明几个老部下想请您聚一聚,顺便汇报一些事情,不知——”话未说完,就被许东打断:“急事吗?”

“不急不急。”罗为民连忙说道。而回应他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“老罗啊,市里前些天出了个大案子,连中央领导都惊动了。”许东边放下公文包,边声音沙哑道,“这几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写报告,实在抽不开身。过阵子再说吧。”然后末等罗为民再说什么,“咔嚓”一声就挂了电话。

已连续数天的许东,此时可没心思管罗为民有何事汇报,只想先躲个清静。他揉了揉眼,强打起精神,从沙发起身往书房走去。推开门,只见女儿慧慧正伏案临摹,神情专注得连他进来都没察觉。他轻手轻脚走到慧慧身后,看到宣纸上工整地临着清代刘墉的《石庵诗集》。这位“浓墨宰相”晚年返璞归真,笔下透着“清、淡、静”的意境,恰是许东心向往之的境界。女儿选了这样的作品临摹,许东不禁欣然地点点头。

已近二十五岁的慧慧长得亭亭玉立,却因智力障碍停留在初中生的心智水平,讲起话来慢慢吞吞,偶尔还夹带怪音。女儿的心理缺陷,是许东心中最大的痛点。三年前,

在妻子再三坚持下,他特意向省委请长假,带女儿去北京治疗,总算略见好转。

有一点让许东感到欣慰的是,慧慧虽然在生活和学习上比不上同龄人,但在书法上展现出良好的天赋。再经他意熏陶培养,从小练习书法的慧慧如今也算小有所成。

“爸——爸!”慧慧墨墨时突然发现父亲,撒娇地拖长音调,“我总、总觉得没掌握好,您、您教教我吧。”她说话时仍有些结巴,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

许东爱怜地拍拍女儿的手背,竖起大拇指:“慧慧学得很好,都快超过爸爸了。”“真的吗?”慧慧高兴地把手举过头顶,笑得天真烂漫,“我好开心呀!”

这时妻子在门口轻声唤道:“老许,先出来一下。”许东皱着脸,拖着步子走出书房,疑惑地看向小郭。

小郭凑近他耳边,压低声音说:“昨晚表哥房产局的李春华副局长来家里坐了坐,留下个行李箱说是交给你的就走了。我打开一看,整整两百万现金。”因为这类事情,两人曾闹过几次矛盾,所以她边说边偷瞄丈夫脸色,“我马上传呼了表哥,问他什么意思。他说陈焱局长要升副市长了,李副局长想转正,希望你能关照……”

话音未落,许东已经气得满脸通红。他深吸一口气,强压怒火低声道:“让表哥转告李春华,24小时内把钱拿走,否则我亲自交给纪委处理!”

小郭欲言又止。这满满一箱钞票,她不是没动过心——医院里领导平日私相授受早已是公开的秘密,而他们天真无邪的女儿将来也需要保障。但看着丈夫斩钉截铁的表态,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晚饭后,许东陪慧慧聊了会儿书法,便穿上外衣,拿起公文包准备出门。“国家地质部在水口县坡头镇发现了大型稀土矿,明天央企要举行开工仪式。”他对送行的小郭解释,“中央和省市都很重视,派了不少领导,我得回办公室检查安排。”

他提到的坡头镇,正是江姐、江华两姐弟的故乡。自从回到江南市,江姐心中那份游子归乡的亲切感与日俱增,比起在美国时的压抑生活,现在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让归祖籍的江姐都会暗自下定决心:待潜伏到粉碎中情局窃取树脂总厂生产技术的阴谋后,就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,回到坡头镇陪伴年迈的双亲,好好尽孝道。

这些日子,看着寒雪频繁单独行动,常常不见踪影,江姐觉得是时候敲打一下这个不安分的搭档了,免得她搞出大乱子。经过深思熟虑,她拟好了一套两全其美的说辞,既能阻止寒雪擅自行动,又能借此让自己悄然回到镇里,更加靠近父母身边——即使尚无法与他们相认,能天天见上面也是好的。

于是,江姐这晚来到寒雪房间,用流利的英语开门见山:“雪,来中国前汤姆单独召见了,明确是由我全权负责整个行动。我知道你最近在做前期准备工作,细节不告诉你没关系。可如果有任何重大行动,必须提前向我汇报。”

寒雪给她说得一愣一愣,满眼困惑——情报处明明告诉她,松田代子只是她的助手,怎么突然变成自己的上司了?

江姐早有准备,她淡定地从挂包掏出那张巴掌大的特殊塑料片,用沾湿的纸巾擦拭几下,上面即显现出一行译为“CIA东亚区中校情报员松田代子”的英文字。寒雪见状,条件反射般立正敬礼:“是,长官。听从您的指示!”

向寒雪回了个标准的军礼后,江姐又从挂包取出一张纸条:“这是我的寻呼机号,有紧急情况就在公用电话亭连呼三次。”她顿了顿,补充道:“我还有别的任务,会暂时离开这里一段时间。”寒雪连连点头:“明白,长官!”

江姐成功地唬住了寒雪,接着又想出来与双亲朝夕见面的好办法。